



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公輝墓志銘

呂本

公姓龔諱輝字實卿號笑齋晉大夫堅之後渤海守
遂諫議大夫勝太常武顯於漢有國淵者官於越愛
雲門山水因家焉至唐侍御史俊避黃巢亂隱居小
皎之上卽今龔村再徙石潭有功德於民廟祀不絕
實爲公始祖凡若干傳生公祖璋斂德弗輝考森任
宿遷丞致仕督府就其家徵用已復歸號見一皆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妣沈氏妣方氏俱
贈淑人公生而岐嶷穎異過人卯角卽究心經史至

忘寢食補邑庠弟子員每試輒居首以詩領正德丙子鄉薦第二登嘉靖癸未進士尋丁內艱服闋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丁亥命董浙直江西竹木事竣北上復以管仁壽宮先蠶壇殿勅公督大木於四川及貴州西路貴西路山不產木檄下赤永二衛以狀白公公單輿親詣其地果如狀遂具疏請停免得旨允其奏於是公往四川得大木五千餘根板枋如之而部劄欲再倍其數公私俱困民情洶洶適慧星見詔求直言公遂上蘇民困以弭天變疏其略謂四川僻處一隅而巨木多在深山窮谷採取必弔崖懸橋而出

繪探
圖

況連年兵荒相仍民窮財盡殊可憂也竊計郊壇壝室漸次落成仁壽一宮亦當無幾解過木植似足應用仍繪山川險惡轉運艱苦萬狀一十五圖各爲貼說具奏人咸爲公危幸荷先帝聖明卽命停止蜀民如脫焚溺相攜持頂禮號泣隨公車比出境未幾吏部覈公資俸奉旨陞二級留京用爲同使者援例以請竟註公福建按察司副使隨丁外艱服闋以副使提督陝西學校公以關中士習有奇氣文章學西漢語而於義理精微或鮮窮究乃日進博士弟子員相與切劘身心之學一時多深造之士隨陞本省叅

政勅理黃冊巡按浦公檄公爲全陝政要一書軍民
利病畢載尤詳於制虜折衝之具二十二年陞廣西
按察司旋轉廣西右布政使以征蠻勞勩與有銀幣
之賜二十六年轉湖廣左布政使未幾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甫至旁邑同安盜發猖獗
公嚴督所屬并隣境協力夾攻賊隨授首論者以公
運籌收功之速不知同安非公屬也繼而懸繩掛坑
苦竹大山白葉洞三巨寇劉廷選蕭鐵古陳榮玉等
各恃險負固劫掠三省而懸繩尤甚知縣施憲爲下
所誤反寄瓜牙賊中恣其搏噬以逞公乃行十家保

甲法如故事然陰檄漳南嶺北諸道或分布犄角以
備聲援或設伏間道以防奔逸部勒所司各率精銳
三路並進後遍揭曉諭使相捕自贖而攜其心一夜
兵忽至門遂平懸繩之巢其他二巢漸次勦滅例當
以捷聞得廕叙公以議處地方事宜具題僅奉旨陞
俸一級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仍順輿情爲善後
之策措置毫髮不擾於民民大悅相率立祠祀公名
報功祠二十七年勅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時
河流忽東南注淮市廛幾大決議者以爲必上聞公
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於避形迹爲善非

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決所築堤實土于破舟沉之旋
壓以石水勢亦漸緩凡若干月費若干而堤成闊若
干丈淮人賴之立碑於鎮河下以紀功德其他去債
帥節浮費疏泉源均勞逸凡有益於地方者無所不
至二十九年四月陞大理寺卿六月陞工部右侍郎
九月轉左侍郎會虜初去奉勅督修太倉復兼築外
城及戰車兵仗費省功倍至今人稱之是年十月始
考滿獲請封廕後以銜公者欲中公無他可指摘竟
改公留都公之南也人皆以爲吏隱可坐糜廩祿循
轉華堦公淡於宦情已久遂決意乞休奉旨准致仕

公卽日戒行乃遵宿遷公遺意改號見二士大夫設
祖都門外傾城出送作完名篇以美之公性和悅甚
宛若笑然故就而見者相與稱公爲笑齋公曰是善
名我因爲號比其當官屹然法守不可奪大利大害
視義所在不少避就尤篤於孝友平居懷慕父母老
而不衰四時祭享未嘗不潸潸淚墮痛弟早亡撫諸
孤一如已出悉以祖遺田宅畀之且加益焉公族繁
盛著宗約一篇其教在遵行孝弟更相敬讓爲本各
隨資性習士農爲業以及鄉之人共舉行之遂成仁
里自筮仕來奉勅八道遍歷九州所在立祠報德公

每以盈滿爲懼未嘗治垣屋市田園菲食惡衣不異
寒士惟以教子課孫爲事與少司寇東橋楊公輩爲
可常會賦詩奕棋竟日而罷每月人一舉之詩文皆
溫雅簡切若干卷藏于家西槎疏草二卷其疏若圖
未入經濟錄全陝政要二卷皆行於世

工部左侍郎郭公鑿墓志銘

裴 宇

一泉郭公晉之高平人也諱鑿字允重別號一泉本
唐汾陽之裔始祖恩遷屈高平傳六世至欽封監察
御史而高平之族浸著欽生質正統甲子鄉薦任光
州守有異政質生定成化乙未進士同知邳鄭州事
定生坤弘治乙酉鄉貢令藍田守霸州所至以威除
害民咸德之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卽公
考也母王氏封太宜人贈淑人以弘治戊午孟冬八
日生公公生而穎慧俊逸少負大志從父宦陝右從
李侍御東學輒博通經史時出奇思深爲李所器重

正德己卯甫弱冠以春秋魁三晉問學燁然動士林
嘉靖壬辰復以春秋魁天下文出四方士爭傳誦之
授行人奉使韓府動循規制乙未選工科給事中歷
禮科刑科左右給事中己亥陞戶科都給事中悉心
効忠累疏建白不茹不激切中時艱常遴簡扈 聖
母梓宮葬顯陵都御史怠緩卽論劾罷之復命 上
嘉賞賜內緇錦綺無何工部尚書有壽張者抗疏論
其臯人咸爲公懼公恬不自揣已得俞旨落尚書職
公念天下戶口徒存版籍殊耗實數欲重邦本行攢
造法章入 上是其言行之公語人曰言官貴識大

體糾官邪先急要可也若恣已意摘人細隱煩更張
吾弗爲矣用是朝端推服一時公議歸之壬寅陟太
常少卿提督四夷館館舍久圯捐俸葺之創刊館則
豎題名石率教師訓譯生勤習藝業法令大行會丁
母憂陳情蒙諭祭以文遣方岳祭於里廬戊申制闕
復任四品三載考績己酉擢南光祿卿尋轉京兆尹
時胡虜犯近郊都城戒嚴公下令堅壁清野慎加防
禦畿輔以安庚戌進南大廷尉明年召還棘寺明飭
法律雖忤權璫弗顧壬子陞工部右侍郎奉勅總理
蘆溝橋玄雷殿寶源局鑄嘉靖通寶諸工荷欽賞羊

酒金幣是歲以三品考最進階通議大夫賜恩三世
廕冢嗣入大學甲寅轉左侍郎督修京師外城籌畫
先勞務圖堅久而材力一無靡費工竣加尚書俸丙
辰奉旨致仕邑志缺有司請纂修則加意攷正二三
閱月志成爲園于南郭與親黨賢士大夫遊詠爲文
雄健精暢深得左氏體詩有唐韋劉超曠之趣著作
多散見有一泉稿藏於家年六十有六

工部右侍郎少村黃公廷用墓誌銘

呂本

嘉靖乙未春會試予備員同考得少村黃公廷用閩
中士夫有爲予言者曰少村莆名士也十歲能屬文
弱冠舉于鄉侷儻瓌奇有大志他日當以文章顯天
下請爲公得人賀次日少村來見余立談間意氣不
凡果如閩士夫言余亦欣然自慶爲得人是年 世
宗御文華殿親灑宸翰試進士一一去取出 聖裁
改庶吉士若干人而君與焉君感激殊遇益自奮礪
遍讀中秘書每館閣之試輒在峻等三年以才授翰

林檢討辛丑會試同考試官甲辰爲廷試掌卷官丁未爲廷試受卷官巳酉爲應天鄉試考試官庚戌爲會試同考試官所至公明能舉其職乙巳擢之修撰辛亥擢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講皆久次而後轉知者方以爲非所以待異才乃黃給事中論之調南京兵部員外郎未任甲寅陶御史又論之調衡州府通判旣而當道者惜君之去爲無罪稍遷太僕丞以姪孫懋官爲卿改尚寶司丞是冬陞本司少卿丁巳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戊午陞本寺卿己未陞光祿寺卿君年資日深上清華而就繁劇非其好也而君顧能安之適光祿供應告乏君加意節省查出老倉米四萬餘石減去柴炭銀三萬餘兩頓紓一時之急前後僚屬皆以爲莫及也夙夜勤勞於職凡十八月庚申擢工部右侍郎李給事中又論之君曰出處命也功名外物安能囂囂與人較曲直留戀爲哉吾自茲長往矣遂投劾奉旨閑住去還莆未幾而倭賊圍城幸叅將戚公領兵勦逐之君具酒果厚幣交迎以謝戚君又募勇敢捐二百金納之公帑爲巨室倡忽新賊繼至戚君已移他郡當事者墮於賊計城陷君被賊執居賊中五閱月艱苦萬狀自以爲必死矣賊知君

大臣又見慷慨歌笑自若不敢犯竟得脫歸乃寓書於余曰仕之不達阻於人言今不免盜賊之手將何尤哉乃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自茲得以餘生待盡首丘至願已畢更號四素居士又許買舟訪余於稽山鏡水之間不意丙寅十月初十日一疾竟不起距生弘治庚申年六十有七耳君平生胷次磊落其意相合者輒傾倒底裏握手相歡如乖其志好則辭色不少假借君嘗語余曰陸東湖朱葵亭朱篔菴李占冲康礪峰林省泉郭東野尹洞山李石麓言朋友之厚者無以過之董近淮丁后溪邢雉山宋仲石黃某董某周某言門生之厚者無以過之君往來非諸公不密心事非諸公不談高興非諸公不發人見君之交盡富貴也不知諸公者皆朝廷勲舊海內英豪得一足倚爲重況若是之多耶古人觀人多於其所與顧以此議之謬矣君諱廷用字汝行號少村世爲莆田人唐御史滔之後宋狀元公度十二世孫公度文集君刻於衡州

工部左侍郎劉伯躍傳

實錄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詔工部左侍郎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祿寺少卿白啓常原任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廣西按察司副使袁應樞右春坊右諭德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材俱革職閑住伯躍女適大學士嚴嵩之甥應樞遷躁進好名色取仁而行違其撫江右時厚斂以遺嵩父子欲致崇臚汝霖甬貪肆不檢啓常匿喪遷光祿爲嵩子世蕃狎客至以粉墨塗面供其驩笑汝楫先任吏部尚書唐龍之

子以父事嵩因得及第嵩亦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
臥內交通請託至是嵩敗伯躍等爲刑科給事中趙
灼所劾雨爲吏科給事中沈淳所劾汝楫材爲刑科
給事中陳瓚所劾同時罷去初嵩專政日久耄而智
昏又日夕奉 上玄修卒卒無暇盡委機要於子世
蕃世蕃狡黠有機智頗記識往牒是時四方多故凡
遇疑難事世蕃卽援據已事叅綜陳說嵩以爲才每
諸司以事關白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世蕃故兇
侈無賴旣竊國柄遂明目張膽大啓賄門凡中外文
武吏無論大小遷授上下一視賂入爲軒輊一時狡
佞無行之士若趙文華鄆懋卿萬案董份及汝楫輩
咸朋黨交通爲之關節因而各張騙局于外諸債帥
墨吏羣然趨之擇官選地取如探囊朝求暮獲捷若
應響文華懋卿嘗一奉使撫按以下咸望塵拜於道
左供費腴膏血饋遺竭帑藏遂使紀綱陵夷廉恥掃
地邊備懈弛閭閻困敝夷虜交侵盜賊蠡起則嵩縱
子爲非任用羣小之故也賴 上明聖一旦拔去巨
奸如大明當空陰沴屏伏向時假借氣勢鼓煽聲利
之徒咸翩翩去位朝著爲之一清焉若懋卿之榦局
份之文學汝楫之門第使其持身克慎恬靜自守皆

虞得金 卷之五十一
可以坐致通顯乃不自愛重甘心爲市井奴隸之行
卒之身名俱辱爲世所羞稱後來者可以鑒矣

工部右侍郎張玘傳

實錄

工部右侍郎張玘山西石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初
授大名府清豐知縣陞兵部主事歷郎中知府按察
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尋謫布政叅議
陞左右少卿順天府尹南京戶部右侍郎改
今官玘孝友樂易其居官所至以廉稱嘉靖四十四
年十月卒賜祭葬如例

嘉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沈
公節甫神道碑

曾朝節

萬曆辛丑冬仲五日左司空鏡宇沈公卒于家踰月
訃至京師其仲子淮予辛卯所舉士也方檢討翰林
哭籲于朝援典若例以請 上爲震悼予祭予葬視
三品之全予贈秩內臺二品其易名之典下所司具
覈以聞於是薦紳學士大夫旣各吊問于其舍皆相
與咨嗟喟愾以司空公名行之純 上恩禮之厚皆
不可易得惟是老成衰謝不能不興國家典刑之感
而先是一二銓總主議者方急推擇河漕重臣議未

上頓足曰又失一人矣予與大宗伯臨朐馮公少宰高安敖公言予三人分更深曷相與誅之誅既檢討濯稽顙哭謝已又拜哭乞所爲志若表若碑者予三人相視而嘆遂各任其一以去無何敖公馮公相繼卒于位獨予以病逡巡乞骸骨未遂乃歲癸卯三子皆有書來膳部演兼以司空公行略徵往諾則獨予羸然在爾未有以任筆札嗟乎典刑益稀而人壽難期吾不可以沒吾三人者之志也又越月而其姻家錢光祿之狀出遂隳栝次第之公姓沈氏諱節甫初名之歷以字行更字以安鏡宇其號也沈自東晉望于吳入本朝自馮和公始孝弟力田世其家四傳存介公有文其仲子孝清公贈徐州丞生樂愚公樂愚生空庵公汝梁公會大父也大父曰兩川公端舉孝廉贈縣令父曰吳洲公塾封南尚寶卿母曰贈宜人閔氏公自兒時嶷如成人兩川公曰必亢吾宗稍長授春秋十五補博士弟子爲古和雷公方山薛公所賞識二十與廩又六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出馬文莊林文端之門兩公端重慎許可咸深器公于時分宜在事鄉要人有欲援公中秘授指嘗公公不應已而曰客固非知我者壬戌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曹務

簡公閉戶讀書考覽本朝故實與同舍郎陸莊簡太宰曾見臺司空友善以道德勛業相砥礪二年陞祠祭司署員外郎事滿考陞本司郎中公旣以清執著聲又數練閱曹有疑禮咸取衷焉主部務者嚴文靖李文定高文端先後深倚注最後當新鄭高公雖亦名相引重顧時自貴倨會以事詰責兩主政甚厲公曰上下之交有禮何至是輒令掾史以故事白且曰沈郎中云新鄭不能奪也而時多玄撰猶屬公具草藁且曰是該司事公持弗具會又有旨建祠禁地令黃冠祝釐公曰無寧茲臥榻側而羽人闌出入非

祖宗防微至意又持弗建新鄭義不能難而懼以此失 上指恚甚公移疾避之主爵者重公將推丞光祿公不顧竟歸歸而喪其母服未除卽家拜光祿丞踰年赴召則新鄭以首揆攝冢宰益貴倨諸附麗者益踰檢押公曰嘻甚矣復移疾避之又二年新鄭去明年公始出補尚寶丞則江陵爲政于時多用鷲猛士或軟熟就牢籠者而公質木彊項三歲始量移本司少卿旋轉卿于南蓋自初爲郎秩六品至是十九年始進一階云而自歲丁丑有奪情事公卿臺諫同聲貢諛公私于馬文莊曰三綱淪矣遂上書封公願

長乞身奉林壑不得命勉之南都會兩官加恩封公
得稱符卿而公志益堅所知或基之曰吾曹故事不
得無書抵政府公吳謝不從江陵母入京取道秣陵
送迎傾都邑獨公一人不出踰年年僅四十七耳竟
疏致仕歸歸而月旦之評彌尊部治若臺使者崕崕
劔華兩張公懷棘王公薦剡交公車矣又四年壬午
江陵卒正論大昌錄言事諸臣而識者猶有崇獎恬
退之指于是省臺中宇余公等相繼以公應詔丁亥
春起南京通政司右叅議葢家食者八年矣于時言
路乍闢士爭削牘抒所抱而公獨言士君子亦不得

已而有言耳若成弘盛時輻輳治辦正不在言且士
氣鬱而甫舒必溢溢則聽之者疑吾懼其更為塞也
必使人人無溺職無侵官而後可以陰培國脉至於
今乃知公所見遠已巳丑擢貳奉常尋擢南光祿卿
條上六事如議蘇郡田糧省災民幾二萬石而額儲
無虧辛卯擢南太常卿有薦新疏謂國初本取諸畿
內遠取非新且徒耗郵傳飽中人橐耳宜改派北不
報已陞大理卿刑部右侍郎俱南京公歷官久至是
始涉刑名顧一切附法簡訊又獨能不燒熱審所平
反稱允有大獄連勳戚者部司無能決公片語遂定

獻馮翊有庶弟殺兄而甚其病憤父以殺子首者已
又委罪奴已又陷其兄同母弟曰亦與知之公立訊
竟蔽罪其人他鋤猾釋滯而哀無告諸此類無何被
召爲工部左侍郎時大司空曾公方辭榮出都門公
受命視篆一切奉曾公所經正條例從事顧獨念尚
方非時宣索不可程首奏言節慎庫見貯金錢九十
萬有奇而歲出溢于入者且十五萬更數年盡矣可
爲寒心請一切止傳造俾徵解稍前帑藏不空語甚
切至 上爲心動而中貴人已目攝公顧取屢旨所
傳陶務嘗公公持之不報自是輒數月一傳奉公輒

持之

上亦輒不報公乃引

祖訓一款凡內官

使傳旨各該衙門具本覆奏再得旨然後施行則
奏而未奉旨其不可行明矣亦竟不報然公亦竟以
此持不行迤邐年餘 上竟爲裁省諸奇巧難成者
蓋五上而後得旨雖未盡如部擬而省亦不貲云浙
比不登先所傳織造夥遞留所歲供部司者耗更不
給當事束手幸公首疏減免省臣繼之遂相率援公
指以請公復盛言公私交困機戶流離 上幸寬之
而以名免卽不寬而饑民乃自免爾毋寧 上爲市
義懇懇幾萬言疏亦且五上得旨減五之一歲運亦

減三爲二度兩運所寬率三歲省一陰爲德不貲嗣
是亦鮮所傳袍段矣俄傳造蟒紗三千疋公又疏緣
四方水旱災異以請且言傳造未幾稱不敷用咎在
該監不節得旨減三之一於是公益感激涕泣明
主可與深言適安樂工興公又疏請罷其役且言陛
下亦宜平性氣慎起居以防不測忠懇所發蓋腹心
重臣難言之幸上寬仁不督過而中貴人益氣奪
瑞典幣者嚇上供人違式疏請卽訊公疏言鋪墊日
增所致璫語塞得不訊太和守祠璫請新諸幄公曰
是規欲得其羨爾度萬金宜已不已則請就以香緡

供織得俞旨璫大失望宿州守不應璫暴索被

悞公謂違悞與騷擾罪均宜並聽覈于臺使者守得
薄罰如公請水衡錢大蠹在預支姦商閉通中貴人
始必或居間比出乃瓜分之商旣自規得倖貲又有
所憑窟益折閱漁蝕無顧惜竟坐耗官錢庾死獄中
不得償比比公廉知其狀不給預支姦商窘甚而王
蓋臣者其魁也猶挾貴近人居間不得且見法一給
事聽不審顧謂公不宜重困蓋臣公恚曰吾以法杖
一孰法之商何至煩白簡遂直疏居間狀且言法不
可撓寧使臣乞骸骨而預支端必不可開上遂摘

問費近語何人公直疏其名 上姑不深究而有旨
嚴杜預支并禁囑托其人終不自安逡巡乞遠差以
出璫誠者爲司禮首一日因閱工語次詭爲 上詰
責誤內供事冀撼公復預支公危詞答之璫惶恐謝
去於是中外悚服 上神聖明察而公守正不阿爲
近習所憚因言者乃益著竟公在事貴璫無敢有撓
者一歲間若河渠賑濟造船用數十萬俱出經費外
而所留羨千部帑更二十萬有奇云公於河渠講求
最久往來問河所從渟射分合瀦洩處甚悉一切隨
宜脩救俾無薄陵無梗漕弊畫曲中多苦心而廷臣

紛紛上便宜公一意持審不欲爲國家妄興大役如
議膠河則遡勝國海運暨本朝王猷劉應節已事并
井覆說有害無利破其三資更明夫河海之舟不相
通宜罷議老黃河則計費百萬不若腰鋪省三之一
且大河口去清口五里復與黃會何能殺水勢宜罷
若浦口之議延亘七百里費五六百萬泗鳳二陵皆
所必經說更無當則直寢不覆公乃疏言近日河患
在河身日高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出爲 祖陵憂
高在鎮口則閘水不得出爲運道憂必有以治河身
之高爲上策其次開腰鋪使黃讓淮以安 祖陵開

韓家莊使洩閘水以保運道爲中策若其他矣更置者爲無策於是諸議盡寢而韓莊竣役漕艘安流腰鋪業如公議將舉矣屬河臣以倭警暫輟 祖陵水不得泄 上震怒更置其臣而分黃導淮之說亦竟無以易公也公歸之次年而黃堨決侵符離而南公聞之曰宜急塞緩則奔注不返徐邳且中苑而歲歲憂運事矣後竟如公言兩河連江北諸郡大饑楊給事繪中州流民圖以聞請度支水衡各出十萬緡賑之公言此疏不負諫垣但職守當明 聖恩當溥得旨戶七工三處辦并貸江北公又言救荒弭盜須兼

恩威 上亦采公議盜魁授首中州以寧公常言人須辨得真爲國家之心毀譽恩怨不人胷中而後可以論天下事或更以規公爲言路忤公曰不然大臣貴據經守正耳首鼠彌縫是竊位也以故遇大疑議毅然定國是無慮他曹如與戶部議河工協濟請改漕百萬石石七環以五還戶部而二輸工作正供不折而獲二十萬之用與禮部議各省試竟主遣京朝官蓋廷論以公片語爲著蔡焉公雅故不欲出爲封公強之行在事年餘諤諤守功令上下無援而獨以身障狂瀾摩切黼展關持 人主左右雖幸明聖優

容然亦艱貞以厲矣甲午聞封公有疾遂杜門三月
疏七上不得命竟以憂去 上特俞公請賜祭葬又
令其子漼侍行蓋異數云公居喪簡出足跡不窺城
市終其身按治方公唐公李公疏薦者三廷推亞卿
者二正卿者一皆不果出自公謝事後貂璫益肆
天聽日高當事者斤斤諍其大者甚者日不給持籌
嘆愾思公共濟而公不可作矣傷哉公清真澹素食
不兼味衣不華綺動止尺寸森然擁書一室累歲月
不厭朝章國典鉅細精研真有得于寧靜淡泊之旨
以故獨行踽踽而擔持甚勇急公事不避怨與勞而
辭榮若浼塊處一室而懸鏡甚遠自爲郎至符卿十
九在告出亦多在南自勲卿至司空僅五年而乞身
章至十五上每云吾官旦夕可去而後無負官使朝
廷無可輕之大臣而朝廷重其大指可觀已平生無
苟訾亦無妄交交成以淡以忠告蚤歲遊馬文莊之
門與太倉相公友善迨秉政往復無間語皆以人心
國是爲重太宰宋公御史大夫李公以計吏禁餽遺
也公移書毋陽禁而陰啓之竇要諸公正人有以相
信相取而不相忤如此余以通家托契曾與公飲而
論易謬相合于朋亾尙中行之指已得公南中所推

薦諸君子疏讀之益信而狀所云鄭元宇少卿韓湖
南太守范中吳光祿蔡肖謙尚寶及其鄉錢兵部淡
庵李叅藩臨川輩則名位稍亞而襟期俱表表蓋公
之所取於人者可知且公陰樹人而不使知者不可
名計事封公履未嘗有聲語不露氣謹候七箸微不
憚卽彷徨無容身地蓋老而猶若孺子然其行于族
有義田有義學有宗老會燕年之七十以上者族子
或不肖無端搆公直笑而置之事有拂意忍書不去
手晚更以耐庵自號嗚呼意深矣公之子寄公所緝
由醇錄及校刻七經小傳南部棠陰等諸書示余益
以見公學經學史學律非草草涉世漫應云爾者故
余嘗謂公所言乃天下之公言公所行乃天下之公
行共一種磊落光明更超然世味之外惟公質有之
而亦有不自覺是故上下三朝局更幾變而公之品
愈真事歷多難而公之用愈出暨乎處鄉處家閭然
不露而猶有堯舜君民之略老而不倦死而不亂臨
終朗吟一絕有一真還我獨蕭然之句真令人颯爽
起敬蓋定性知命非公其孰能之狀稱公恬淡如袁
邵公峭直如宋廣平先見如李獻可而醇謹欲過郎
中令而余益以兩語曰和易如程伯淳誠一如司馬

君實自謂非妄公之沒也山陰王相公南臯鄒公不遠千里吊公嘆古栢寒松不可復覩皆惜公未盡於用而世不可無公而予師太倉先生故嘗稱公朝市中隱淪豪傑中處子皆定論乃若反復始終陳功考行則未有如制詞之覈而盡者嗟乎公可以不朽而余猶咨嗟嘆愾于公者則以明主知公賢士大夫知公而公猶有所不盡于用則公之所以愈不可量而世之所以愈不可無公也公歷官蒙誥勅三郎中以奏最光祿以郊祀恩尚寶以兩官恩沒而承誥一諭文一公生嘉靖癸巳壽六十有九配唐氏累封宜人贈淑人先公七年卒于三長淙舉萬曆乙酉省試次卽濯次卽演其他當詳誌中不具公所著有代庖公案弁由醇錄等書行於世所集有琬琰廣錄有西吳琬琰錄有紀錄彙編有古文類鈔弁其他疏議碑記雜詩文若干卷藏于家

工部都水司郎中趙君泰墓表

王英

公諱泰字熙和其先居潞之神泉山曾祖諱均徙潞
城上黨祖德新父賢俱樂善好德公資貌端偉制行
淳恪補郡庠弟子員以禮經登永樂癸卯鄉舉明年
試禮部中乙榜當授教官願入太學肄業尋歷政憲
臺擢常州府同知廉以持已惠以及民勤以蒞事凡
利民之務必爲之開孟瀆得勝二河作魏村閘及郡
城外東西二橋功成而民不勞歲旱齋沐禱於城隍
大雨霑足蝗飛至郡焚香告天悉飛去夜夢城隍祠
神指一女人云當辯其寃迨旦一婦人訴被誣當死

爲周
文襄
公所
薦

公以其事可疑乃廣詢博察得其情實事遂白婦得
不死奏減常官田重租修學舍課諸生進學其善政
甚多秩滿奏最天曹會河決東昌特陞公都水郎中
往塞河旣興功時尚書周公爲侍郎巡撫南畿總蘇
松諸郡糧賦以責重大薦公協同都運詔從之公任
事以勤勞率民徵輸有法不侵其下吏民仰賴至是
以風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公之爲政公恕平易所
至有聲稱及同周公督事不尚刻而政無不舉卒而
公悼惜之予亦知公之名以其賢能方當進用而天
不假之以年悲夫迺述其行俾刻石

表之墓道以
垂休於無窮

工部屯田司郎中余君汝弼墓志銘

王直

往年予友工部侍郎羅公汝敬巡撫陝西還予往造
焉見其與客爲禮甚恭曰此吾屯田郎中余汝弼也
小心敬慎直道不阿而甘於淡泊遇事不擇難易皆
能有成功吾敬之未幾有以能書舉入翰林曰余謙
者亦恂恂恭讓臨事不懈問之汝弼子也旣而聞汝
弼以剩員家居超然自樂無不足之意則歎曰汝弼
誠賢於人哉世之以才自奮者往往據形便識事機
制人而不制於人人亦莫之敢議惟質厚君子安義

命之正無機變之巧進不改乎其度退不戚乎其心
其汝弼之謂歟汝弼字廷輔而以名顯其先光州固
始人曾祖秉彝以明經教授鄉校祖存仁有隱德父
文寶元季避兵入蜀三遷始家荊州之宜都洪武丁
卯舉賢良以老疾辭汝弼少篤學學成領永樂辛卯
鄉薦遂入成均己亥選爲工部營繕主事滿九年陞
屯田郎中皆善於其職 朝廷再推恩以所居官封
其父母向氏加贈至宜人性孝友平居事親色養母
病侍湯藥不去左右每籲天願減己壽益母年兄弟
四人怡怡相恭愛無少忤又喜赴人急里中嘗大疫
親戚不敢過門兄弟日煮粥徧食之死者爲埋瘞之
卒亦無恙其在國學時司業吳先生坐累罰役而困
於無資汝弼倒囊濟之吳公稱其有君子之風時數
遣諸生監銀冶嗜利者爭趨赴或招汝弼終不動吳
公亦器重之在京師廿餘年鄉人以事來者貧乏必
周給之無倦其教子弟及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
其爲人如此正統辛酉三月癸亥以疾卒年六十五

通不
序工
部事

吳郎中瑞墓志銘

黃雲

公諱瑞字德徵曾大父璉妣高氏大父琬妣王氏父
鼎以公貴封吏部主事妣范氏封太安人公始知學
承父訓從經師授易雖由指授而義理之精多所自
得補儒學生弟子從游多所造就取科第官通顯者
相望崑山易學必推首焉成化戊子中應天府鄉試
乙未第進士戊戌擢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適郎中
員闕署司事凡考百司賢否惟公雖權要不避故舊
不私辛丑考績階承德郎馳封父母及秋相繼丁外
內艱服闋改工部都水司出理徐州洪水利時諸商

載酒千艘經徐欲饋金如艘數先通公故人露饋金
意以義峻却故人信其操履介潔揚言於衆以譽之
其於洪事利則修舉害則剗革逾年而政通頌興弘
治乙酉秩滿赴部尚書與公舊相識或勸之私謁當
得美除竟不往陞本司郎中奏勅總督濟寧以南河
道值久旱舟膠不前公知而兼程抵任相宜從事鑿
新河濬舊河增壩開時蓄洩水通而舟前軍民稱便
高郵甃社湖風濤覆舟舟人多溺死公度傍湖田鑿
複河延袤四十里遇風舟由複河可免覆溺功成而
田賦額存民惠之同事者議撥荒田補賦公以爲非
便上疏乞蠲除下戶部議卒如公疏至今利賴辛亥
以疾乞歸衆惜其勲業未竟而其歸志浩然宦成而
未嘗一日廢學在徐闢齋於廳事左扁曰窮經公務
稍間博覽簡冊旣歸杜門謝客惟知文事有賢名者
至則款接論議自帝德王道伯功逮秦漢而下制作
名家博極玄奧工古文辭求者戶履恒滿所著有西
谿集宦游稿居間稿退處二十年非公事不一跡公
門乙丑陳情致仕 詔進階朝列大夫爲人方嚴持
正人有過輒面白之若排難解紛包荒藏疾時亦有
之尤厚人紀弟貧妹寡生養死殯未及死者豫與資

虞衡錄 卷之五十一
為備所親子為人奴贖以金且為授室君子多其厚德焉

奉議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劉君汝

志銘

康海

君諱汝靖字安之其先澄城人也有為萬戶侯者來居渭南故世為渭南人高祖敬祖生儀國初舉賢良為閩中簿生子鎬鎬生隆字文盛景泰庚午舉人官至濟寧知州配宜人任氏生君與兄汝寧而君少有異姿見者莫不以為奇君益危襟正色無所動成化乙酉濟寧公命從士人王寵受小學即知洒掃應對之節濟寧公以為可教也遂盡從寵所學比濟寧公罷歸渭南臨川伍先生至奇之以為渭南縣諸生

季考渭南諸生則考君置第一補廩繕由是君騰聲
關輔間一時藩臬巨公過皆求試之故聲益揚關輔
士皆固以爲不如君也曩予見吏部尚書許公言爲
御史時嘗以喜雨及明皇幾致刑措二論試君甚嘉
此蓋其實事云然兩試甲午丁酉皆不利後浮梁戴
先生來提學重以君文爲奇謂君必首舉鄉試明年
庚子果中高等會試又屢不利乃思卒業太學益爲
瓊臺丘先生京口費先生所稱許而又屢不利至弘
治癸丑始舉進士時有例得依親君歸甫三月以爲
母任夫人旣不幸卒當承事濟寧公而濟寧公忽遘
疾不起君哀毀踰禮聞者莫不傷之丙辰冬十月拜
工部營繕司主事督修通州倉廩兼收放張家灣磚
廠料而二廠皆有中貴人兼轄十六衛官又習近京
畿驕縱有素君居三年無敢梗者此固處有其道云
爾予舊見邃菴先生通州改建磚廠記言君以舊廠
去河五六里舟不能達磚至又顧車轉般每萬計費
八十兩天下財力取之不遺錙銖而蒞事者則每制
於法比牽於毀譽安常習怠以爲通患其有能深慮
却顧爲斯人圖便安者蓋寡矣磚自始陶至輸所費
已不貲又至轉般之苦萬磚所用猶可當中人之產

萬萬計之當若何以歲繼歲積而計之當若何予固以爲名言夫士以牽於毀譽不爲其當爲者何可勝道君之所爲與蓬菴之所道安得使天下人人見之庶幾乎可以興懦而起武使民恒得錙銖之寬豈不快耶此後君轉都水主事奉命視荊州抽分滌弊正理毋所易借事竣價倍往昔戶部尚書以爲廉直爾尋陞營繕員外郎命修秦簡王園能以禮裁抑使其國弗軼往度其昌言正誼詳見家傳中今聞之尚凜凜云還提督神木五廠尋又陞虞衡郎中提督益甲廠未幾繼母史夫人卒君以憂歸免喪也爲緝事者

言收繫錦衣獄正德丁卯五月獄成 詔免爲庶人瑾旣誅始復虞衡郎中致仕徜徉爲樂纔八年爾又痿痺不履明年乙亥夏四月庚戌卒矣君英毅豪爽之氣由今觀之蓋寥乎無儔然亦止如是豈非斯人之不幸彼僥倖汙穢乖刺不道者方且指而議之謂君爲愚而其分何但堅白水火不相侔也又安知君之云何語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可以喻君矣君篤義樂善能急人之難渭南安生程生與長安趙生皆客死太學不能歸君爲置棺歸之此貴人所易忽忘故吾猶及之足以使人矚君

之細矣甲戌冬暮予如渭南訪君望君顏色雖病猶如渥丹聽其言論侃侃然古今之際道術之指纖細曲盡益喜望君無恙乃歸而求諸已病者歷百數十人始得異方亟以寄君則先吾方三日逝矣豈非數之所定非人之能移哉於乎傷哉

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張公瑋墓志銘

文徵明

正德初元逆瑾始盜事權翕張狡獪思蹂踐士大夫以恐讐海內鈞撫細瑣橫肆羅織都水郎中張公寔首罹其禍公時領漕河奏績於朝俄飛語告變捕繫詔獄推考無所得乃以奉使時乘肩輿非制落職戍遼陽庚午更化悉召還諸流人公還以故官待次於家吏部奏爲浙江叅政不報久之再奏爲廣東叅議爲嚴州府知府皆不報閱數年丁丑十二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公諱瑋字嘉玉別號歷齋其先

真陽人洪武初以赤籍徙隸蘇州衛曾大父聲遠大父宗德南京國子監助教父靜源累贈奉直大夫王部虞衡司員外郎母陳氏累封太宜人公少爲助教公所愛生四齡卽坐膝上口授經書甫成童已貫總羣籍乃益擇名士與遊時吳文定在太學遂從授業焉歸補郡學生成化癸卯舉應天鄉試丁未舉禮部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循例歸省丁虞衡公憂弘治庚戌服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奉使江西督造 寧靖王墳辛亥還理部事癸丑分司杭州權商人竹木甲寅還部尋陞虞衡司員外郎己未進都水司郎中領河漕事分司徐州庚申以疾賜告壬戌還朝復除都水郎中領河漕如故公居官嚴慎所至率職杭權塲舊多姦利往往商旅困弊而國課或不登公摘蠹式法務平其值課溢有贏然不以羨奏蒞徐益樹風聲釐革繕治必盡民利而執法緒正不爲勢撓中貴人道管內輒斂揖相戒避張郎中于時張郎中之名聞江淮間赫赫若神明然然卒以此掇禍尤事持廉歷官二十年田廬服用乃損於舊晚歲益貧家徒四壁晨夕餽爨或不時舉旣死室無一錢郡邑爲賻槨始克就斂鄉人士共斂資葬之嗚呼若公者不亦誠

廉吏哉公事母夫人至孝方七歲時母夫人病目俄
失公所在已而自外持藥物歸舉家驚異及貴自非
有故不輒去母傍赴戍時母年八十念無再見理日
夜悲泣洎歸乃康復愈前時至是與公相繼死人尤
異之公纖瘦多疾居常若不勝衣當被罪時貫索關
械荷百斤重校日夜暴市中市人傍睨竊歎莫敢近
數日羸竭氣息僅屬更兩日且死幸而不絕而配所
又邊朔寒苦非人所居蓋皆置必死之地而得不死
人以爲生平苦節之報庶幾後福未艾茲惟顯人之
基乎天其意者在此而同時罪人並湔濯登用乃公
卒困以死嗚呼天邪人邪果孰任其咎耶

雲石岳先生倫墓志銘

孫陞

余嘗讀史至傑士弗究其用汶汶淹草莽以死未嘗
不掩卷而嘆也古今人不甚相遠若前工部郎中雲
石岳先生寔上谷傑士方今邊陲多警當宁憐才輿
情屬先生將畀之重寄大立功名而竟一疾不起惜
哉先生每中夜抱膝籌兵食至曉不輟嘗遺書當道
其略曰糧餉空虛兵戍冗濫養非所用用非所養古
稱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矧以千金給坐食又云山西
京師之屏翰三關山西之咽喉三關有備則山西不
足慮矣又云兵貴精不貴多無選鋒曰北百里趨利

者蹶上將今調兵遠至自遼陝非計之得也嘗欲上書闕下徧歷九邊分屯建戍選銳募勇起遼海迄今蜀川修洪公舊業以扼潮河之險追王渙遺跡以復興和之城徙朶顏諸夷于開平廢壘以大寧地內屬振哈密孱弱之裔以制土藩又欲仿金元故事立瀛海平灤諸鎮羽翼神京諸所經略既定則西羌不敢窺甘涼而吉囊俺答無能猾夏也有志未就不重可惜哉先生性剛烈遇事輒發然心極慈仁恤困扶危古人不過俚夫有一言當理亦不忍棄少負奇節以上谷僻壤寡見聞挾冊來京從學士許公遊許

公奇之壬午領順天鄉薦丙戌登進士第授行人

汴歲歉見餓莩塞途還

朝即上免徵遣賑一疏

甚激切已復兩劾權貴專擅數十事遂落職爲山東

齊東縣簿稍遷山西曲沃知縣累晉工部主事員外

郎郎中職所宜舉不遺餘力會朝議羣臣才可往

諭安南者先生名在選中己亥正月也駕幸承天先

生首諫止詔下禁獄凡六閱月獲賜罷歸上谷平生

憤激之抱時於聲詩焉發之先生美髯渥顏身長七

尺偉然一驍雄丈夫謂當遠到而官止郎署謂必遐

享而年僅五十有一唐崔祐甫云主恩非臣下所圖

天命非生人所制詎不信然然宏才勁節焜耀於人
耳目海內稱英傑者必歸焉子魯應貢遊太學嚮往
未艾綽有父風將摻遺文以傳來世先生其不死哉
先生諱倫字厚夫雲石其別號也

司空大夫劉君伯淵陶政記

臨清故有司空分署歲遣屬大夫一人掌甕醴之政
登下其材以輕重算賈人船轉輸都官法甚備也其
後胥徒狎習剋敝巧法器多苦惡儻人告匱將作始
借前箸籌矣萬曆辛巳念廷劉君以起部大夫分署
于此至則召諸陶人問弊所繇安施而可乃稍得狀
蓋前大夫恐埴之無良也成而試其堅瑕委諸從史
陶則有賂又使軍尉別其良楛印而志之則又有賂
水陸轉送傭夫舟人僦賃出其中則又皆有賂四賂
誠具甕卽皆窳登也旣有所闕甕雖堅白格也計所

予直不更其本而費若此矣君大概曰有是哉夫估
溢而器不精是縣官病也作業劇而費不償是陶人
病也財詘于縣官而賂出于陶人是公私交病也一
事而使公私交病祇役謂何乃下令自今已往試不
以從史印不以軍尉陸不以傭水不以舟使陶人自
相占也擿不如法以告匿則有坐陶人自相占以擿
無所用賄坐又不敢匿也得以其直盡之於埴而享
其贏餘斃皆益精將作受之無後令矣大夫旣遷去
陶人思其利相與礮石志之因省進士張君鯉以告
史氏嘗觀縣官舉事費往往倍蓰民間而功不能半
自古以然弟所覩於國家自城郭宮廷下及器用服
章無論織鉅惟祖宗時所翊咸極精良久而毋壞其
後所費不啻浮於舊額而礮猶薄曾不能當其十
一何工拙相懸甚也此無異故祖宗時法修令具上
下無敢越卽有所興作財力相覆摧視惟謹不使奸
利賕請得滑其間不精何爲近世士大夫務爲弘度
遠心簡薄吏職卽有所興作儻然受成不甚訾省于
是蠹弊日滋縣官饗其虛質而民騷然靡費矣旣已
洞其弊竇卽又重拂人情取小補葺調劑幸且夕毋
敗以遺後人誰復執其咎哉予歎大夫以文儁名賢

優游華省不憚精心虛受聲革宿蠹如此可不謂勤
其官者耶夫埏埴之工于國計渺小矣第如君畫使
國家有實用所省公私之費歲又不下千萬假役有
鉅于此者盡如君畫所省費與其利賴又何如也在
昔有虞之裔爲周陶正維是麤甒之利大啓陳封傳
胙奕世古之重報功如此以大夫之利器用於國公
私賴之勞不細矣今者位益尊顯聲實烝烝垂光竹
帛不可涯涘尚何有于陶政然吾執此以俟大夫之
鴻樹與其懋賞而又以風世之勤其官者庶有益于
國也惡可以無紀耶大夫名伯淵浙之慈谿人第隆

慶辛未進士今官江右按察副使云

工部郎中茅公國縉傳

李維楨

茅公名國縉字薦卿湖郡歸安人鹿門先生中子也
其先世詳先生傳中先生元配姚孺人生伯子翁積
貳蕭生公他母生叔國綬季維公少穎悟出語驚坐
客髫時補諸生已入太學結吳越間名士爲社有秋
水編四方傳誦之成進士奉使還里已謁選有密戚
當路懼公不任吏爲乞便地而得章丘其人難色
公心獨喜世以貴介知昏菽麥請得此一洗之至則
進父老于庭訊所疾苦皆言邑徭賦雜紛吏鉤爪析
亂民疲奔命無所控告惟行條編法最便而當官者

奪於浮議不決公喟然曰吾爲若決之夫民有轉徙而無變異按地之有無沃瘠差次戶上下而賦與役繁簡輕重因之給由帖定款目有總收分解法民貧富相表裏官家力不支輒委富人肩一切重役富人倩人代役而積猾緣爲姦官復漁獵其中則富人削富者削而貧貧者削而斃耳于是除大戶不復用重役若里書禁子斗級舖兵解馬之屬募於民費十募於官費一皆斷以官募廩餼如其直獨漕糧與派徵別爲一則里正斂之官任轉輸諸富人安枕卧老弱子女負擔至頃時卽去田野不聞追胥聲汰冗食于

官者二千人費踰數萬請還邑之代龍山青陽白山供廩置者得四千金之一歲大旱請蠲存留金三千易漕粟萬六千石賑貧雖窮里必身隱親澆浙而行衆寂無譁而歲亦有秋亟貯粟二萬石已復旱臺司請發內帑邑得二千餘金以其粟佐之設上虛位災民鱗次受金粟叩頭呼萬歲聲震地明年蝗爲災朝議令諸邑市臨德二倉粟而苦僦費趨趨不前公白以倉餘粟貸約來歲償半息民歡從令以其贏轉轂百數市粟相望于道使者行部見之爲之嘅嘆鄰邑徵牛民間爲某公建坊公以帑金市牛往事旣則

給耕無牛者所日用取之家商不知有官而摘姦伏如神訟者畏而退久之庭虛無人手一編吾伊而已民家兒貧而慧者衣食之令就塾諸生貧婚葬不舉者助之金田庚七十以上與帛八十以上加等孝子弟弟貞夫節婦生子布粟表其閭歿子棺斂表其墓五年以高第徵章丘傾國泣送貌象而生祠之拜御史首薦海內名臣若干人不宜投丘壑又請豫教太子而李中丞林坐事逮獄許司馬貽書救之某御史以聞左遷許官二等公爭之強不能得聞先生病耗請急歸明年計外吏某言是嘗以貴人刺求便地

坐當調章丘人憤曰賢令如茅公而人求多焉謂吾曹無三寸舌耶詣闕白寃三百人而公念先生老築園舍傍榜曰菽園與諸弟相戒以養先生志曰吾爲國效標末功未竟冀之若若第往寄百里之命如吾兩政何等不可世不乏百歲人何妄意父且暮死耶促就道公長跪涕泣因賓客以請終不許則有浙川除流民嘯聚剽略聞公來曰仁人也願受廛而爲氓爲轉穀以賑治糜以餉而邑所入諸罪人贖粟寓之民家耗矣建倉三十七區儲萬二千石教民生產作業農桑繫畜悉有法則民不虞饑修鄉約保甲法日

申傲焉而飭黷舍課生徒遂有成進士者凡二年不以遷客自傲傳舍其官百廢具興邑爲望國諸郡邑若上官以荒政若大計關決無不引繩墨切事情政聲籍甚擢南京屯部郎浙川人泣留如章丘祀之名宦尋以先生請急歸先生趣之如初三年除水部仍在南有詔取器用屏障諸不急物奄人昂其直以一爲十臺省不能爭公精心籌筭不得溢孝陵燈千六白金削爲三十六金他類是節慎庫舊貯七十萬金僅存五萬出入多寡相懸絕而傳造玩好費亦十餘萬乃上疏極論天地生財國家歲入止有此數鬱於內必竭於外今市珠寶至二千四百餘萬太倉箬掃而礦稅進獻厠大廡之下付宦豎之手竭脂膏取之以府怨而狼戾視之將以遺何人計甚左也 陛下發私藏以營三殿及諸典禮躬節儉爲天下先罷諸無益作則財相灌輸中外咸裕語甚切直疏上不報已攝篆鑄錢敷塞奸冒流泉無滯先生九十以使闕歸稱壽事竣之官權湖陰稅弛苛禁商旅如歸三月而課足當一歲李璫欲稅湖陰如湖口公持之免九月復歸省而先生沒矣宦前後二十年出入數四卒得奉湯藥含殮人謂孝感服除除工部報最痛先生

鐫職非罪疏略曰先臣任粵西不煩軍興錙銖以鵬
勦收大征功蒙恩錄擢忽受顯黜一事而功罪迥異
何以示沮勸倭內犯東南爲墟先臣從督臣胡宗憲
畫策平之不敢希賞而更得禍比采廷議宗憲業已
洗雪先臣何辜沒齒不白臣請辭所應得勅命復先
臣致仕疏七上甫下所司以例不得復官僅予閒住
云已督工長陵奄人行千金莫寬其額公麾使去所
餘木石須役數百人沒其稍食不許召有力者昇出
三日而畢已遷郎中視夏鎮河或言沮洳善病人不
可往公斥之人臣事不避難河不治則運道闕此何

事而可辭爲遂行特請勅以要束諸有司而延見
民言河利害備采擇時泐河初成水淺易涸口隘難
旋建三閘注水鑿巨石而深廣之閉滿家閘築微山
湖堤堤工甫就俄旱禱于神泉湧出萬艘無留行鎮
民八百家籍之持炬嚴更役頗困罷之以閘夫代夫
糈取諸縣而倅貳小吏職匪頒遞相侵公必手賦人
人沾浹簡鎮稍知學者爲塾師教子弟日省月試而
獎勉之其在兩邑拔士童稚中咸有聲兩入闈收名
士以十數鎮諸生聞風從遊數十人教養尤厚疾呼
掾具草分湖田若干頃充士費區畫斂散法以垂久

遠生平不信佛曰人生死如水聚而盈散而涸佛從
何修輪迴從何轉令浙川有道人贈之詩名震三吳
地官終古豫州公亦自占數在六九故孳孳爲善如
日不及遣妾不索聘題書與之曰納履瓜田瓜生未
破趙璧秦城總歸行路方與客飲誦秋風一夜起客
散孟嘗門之句客訝之一日詔其子吾將以閏六月
十三日逝無讀非聖之書無行不義之事是所望汝
問疾得無苦耶曰否但氣散不自持耳遂瞑鎮人相
向哭失聲恨醫者至毀其面章丘浙川聞訃哭祠下
如喪考妣初先生諸奴橫里中幾遭大禍而邑巨室
爲滌惡民所侮衣冠坐塗炭筮仕歸察諸奴猶有不
戢者泣而白先生先生矍然因治酒會宗人約曰吾
茅二百年善門柰何以奴故隕名請先治吾奴以徇
諸父兄子弟自今嗃嗃爲政無蹈覆轍宗人皆諾爲
鄉里所安先生亦恨吾早不用兒計先生病疽日夕
不稅衣冠而侍而婦蔡亦病或請或視公訶曰吾婦
方急吾親親愈則起耳居金陵以樓船迎先生間游
諸名勝賓客旣集公鞞臂跽上酒炙先生樂之與客
談詠興盡而返都人嘖嘖茅君能養志矣事適母因
母情禮委悉兩相歡伯兄才高而放數規之伯兄遂

疎公公執禮彌虔適母語伯兄若弟事我如若父若
何可薄而因母前卒每語及輒流涕不已撫伯兄子
如已子割腴田五頃差五服親疎而周其急名曰茅
氏義田又爲義倉積粟以卹凶荒族有售百金產者
三售三返其田蔡司馬子客死其遺服子幾沒豪手
收畜之妻以女而名之武猶嬰杵之于趙孤也所過
見道殣必具槥葬之以舟戰木綿裘衣寒者常數十
百人有婦抱絲而粥于市持其金還夫視之鴈也相
持而泣立償之諸生逋稅當黜各予數十縑客五十
無子贈之婢舉子婢以貧夫爲決嫁還其夫諸過時

兵部尚書齊泰傳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
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太祖禱郊廟泰以
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
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
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
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受 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
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
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
齊尚書間我也 成祖時自燕入臨至淮安泰上言

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築凡親王
罪輒除國泰欲先圖燕黃子澄不可建文元年北兵
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建文君日召學士輩討論
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詔闕外事一付泰泰遂移
檄指斥削屬籍北兵以誅泰爲名疏請發奸臣齊泰
黃子澄等與臣訊究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泰以谷
王穗漏師遁還又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遼
王至寧王竟不至使李景隆將兵北伐泰極言其不
可任三年北兵日進逼淮泗謫泰與子澄官求解兵
李景隆書予燕謂赤黃屏竄遐荒可息兵歸藩 成

不昏者必資之昏每言此天地生人大義也他所振
卹若嵇太史李司務嚴施二郡守沈儀部張塾師輩
吳興人歷歷道之矣先生以文章爲天下法程公承
受家學其文汪洋恣肆援筆千言詞旨俱美詩入盛
唐閫輿而大指以學在適用文在經世古今事成敗
人得失揆度鑒別無爽授之以政迎刃而解所刪評
漢晉南北史與所著菽園詩草藏於家者若干卷子
元儀舞象之年傾困粟萬石活餒人其行事文采大
有父風

舊史氏曰今天下多事矣說者東憂倭北憂虜余獨

以為患在民江之北山之東河之南無歲不水旱民
不聊生易與為亂此腹心咽喉地也視倭虜孰為緩
急有如茅公為令得人和勝於地利天時何憂患哉

工部員外郎郭公璽傳

實錄

郭璽字文瑞城武人天順甲申進士初選庶吉士以
請解館激怒李賢授工部主事時宦官黃順貴幸嘗
有私囑璽叱之因誣璽侵削酷暴被逮責問復命搜
其家惟圖書舊衣敝被而已 憲廟怒責順曰爾奏
郭璽如彼是誣之也黜之南京遂遷兵部主事松潘
指揮楊安沒而無子族人謀其爵者賄當路已有
成言惟璽不從卒卻其賄而置之法所善給事中間
某嘗以忠義相期許聞畜名馬玩好璽不知也一日
謾為所見遂與之絕剛正之聲聞於中外 憲廟嘗

郭璽

書其名於御屏曰清介郭璽遷員外郎卒今祀學官

工部員外郎劉公魁傳

唐伯元

員外郎劉公魁字煥吾泰和人由舉人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釣州七年貳潮州六年而率以獎植風節闢邪衛道爲急所至各有生祠民久益思之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皆嘉納有詔徙雷壇禁中公上疏自分獲譴先授家奴囊金三兩治後事然蕭然布袍一家奴隨邸中爾疏人震怒杖之廷入獄創甚有百戶戴經者藥之待不死日與楊侍御爵周給舍怡淬礪以不能積誠意感悟自責諸校爲之感動其年八月神降于箕乞宥三臣得旨釋放爲民未踰旬

復遣逮逮者至公猶在道先繫弟元北行公至螺川
得聞卽買舟馳赴或勸潛歸不可賦詩以寄家人有
孤臣此日勞 明主萬里何心保此生之句抵京復
上疏願獻愚衷以死報國事其言切指執政奉 旨
仍舊監着明年祈雪不應獄禁加嚴不得食有杖尉
楊棟者食之得不死明年官禁火赦還家公自幼稟
父訓躬操古行旣學於陽明先生堅志反觀動有依
據羅念菴題其墓曰公自放歸蕭然一布袍共倚宗
盟用嚴觀省又曰公大節炳炳如柱障川而小物隱
衷具可撰述雖用不究韜晦逾密而流風海宇有功
於師門也 唐伯元曰仗忠仗節之士世未嘗無而
往往徒激于一時者或非其質也乃若近代則又有
謬謬于 朝著而顧營苟于閭巷者其人益不可知
矣方晴川先生貳守吾潮時未聞有所建白也然而
潮人則已知慕先生余茲來其鄉而先生墓且宿草
矣聞之鄉人一口頌先生不置嗚呼孰謂先生近代
人哉孰謂先生而非其質哉

工部主事宋瑛傳

宋瑛字克輝華亭蕭塘人弱不好弄稍長知嗜學時
兄璉已貴父欲令幹蠱涕泣以辭讀書窮晝夜日食
惟餽粥水豆人不能堪而瑛處之裕如旣領鄉薦益
肆志于學務窮天下之理究古今治亂興亡之變期
有以體之身心措諸事業天順丁丑廷試第四人出
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繕工典徒役與中貴人雜處
瑛首絕干請屏豪猾求弊端所在而抉剔之人憚其
嚴而樂其簡易然中貴人滋不悅思中傷之陰使人
詐爲傭以偵其過失歲餘無所得更得其廉謹數事

廣德金 卷之五十一
百十
加敬禮焉後偵者以語人人始知之甲申引疾歸時
年始四十五乃作延齡會以合族子弟願學者爲館
穀教養之遠方來受業者甚衆事母至孝居喪哀毀
有燕乳白雛于堂時人以爲孝感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贈尚寶司卿何君遵

志銘

羅洪先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縉紳往往以諫死死者旣
衆而瑾彬益橫好議論者以爲於事無益徒損 聖
德或謂其時偶以意氣鼓動遭觸不幸以死死非所
得已者於是益慕爲持重之說以自解而莫或非之
於乎其論何孟循之死不知又將爲何說也彬導
上遊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
朝倚彬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乃爲危言
撼衆懼中阻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可否語甚則

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
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 武皇帝怒罪鞏等彬
復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脅衆孟循業已入疏力言
淫祀無補敗亂辭極剴切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
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不諱也彬畏
事泄不復進御孟循性復謹默恥矜伐人亦未有知
者至是慮衆爲彬所脅又以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
大輅蔣山卿上疏乞自今罷巡幸勿爲左右奸佞蒙
蔽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
臣與同死彬旣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則更四出
機穽旣下孟循等于獄陰多方拷竟苦之復嗾其黨
指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 武皇帝信之益大
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遵等獄上被 旨荷校暴午
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素視賄爲
輕重至是密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嚴甚孟
循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而瘡潰骨靡不可復療越
二日竟卒正德己卯四月十九日也邸舍獨僮奴何
安一人當草疏時訶覺之前持哭曰主君縱不自計
獨不念幼子且今又垂空橐耶孟循執筆從容曰無
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罪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

疏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
亂蓋是時一子世守方數歲孟循旣卒南巡議亦竟寢嗚呼
十五日止三十四爾孟循旣卒南巡議亦竟寢嗚呼
若是者果爲不幸遭觸者耶其爲無益於事者耶孟
循自幼無他好垢衣糲食不稍見顏色性故寡合不
能與富人游父嘗令學賈心厭之願去賈爲儒或言
祿命不利則憤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正德癸酉舉鄉
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聞其名延爲子弟
帥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
丙子始拜工部營繕司主事明年摧木荆南故事多
昵奸胥踵弊承訛歲增羨以自潤甚則算及尋丈商
人苦權過於虓虎孟循更置一切而復以廉率之無
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
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貲者其
勿算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
自摯之藏於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數以等減算其或
越貨敗令且以貴謁至者盡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于
今守以爲權令比去權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
待賻而後棺也於乎人莫重於愛生所資以奉其生
者勢與利而已非位不足以據勢而利之所在必貨

賄而後通二者不可驟至矣而身之不存又莫得以
享其成夫然後死生日暮之際不得不繫于情也公
于臺諫司權如此是其處世真若飄風浮埃栩栩然
無所仰藉故進可以遂志退可以守身此其素定有
不俟決裂於臨變者而豈計其得已否耶人言南巡
之諫惟戶曹不與工曹三人外他皆聯署以進有避
而不署署而不往往而復規避者問之曰吾親老也
不然則曰未有後也於乎即使無二患矣自顧其奉
生之資有不盡享也其能決裂於臨變乎即有不幸
而遭觸如孟循幸使不死其竟無優劣矣乎此可以
論孟循也孟循名遵其先吳江人洪武初以閭左徒
江寧高祖文廣曾祖澄祖瑄通星占曆數學天順間
徵補天文生今通籍欽天監以季子鉞貴贈監察御
史父鐸母王氏孟循被杖時鐸與家人墓祭歸有烏
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
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其素定之見信於父母
蓋如此孟循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江寧安
德鄉梅山村之原又三年辛巳 今上即位褒 先
朝死事之臣誥贈孟循奉議大夫尚寶司卿封鐸如
其官母與妻狄皆宜人遣官諭祭其家錄世守爲國

子生又十六年丁酉應天府請於禮部起祠祠之而
世守自刑部照磨擢判臨江府爲政有聲三女適嚴
師泰金旦徐孝成皆士人世守三子應謙應穆應節
二女貞巽貞允次第漸長昔之逃死者泯泯焉爾於
是人始以孟循之死爲榮然不自知其見困於奉生
則又安知死之榮辱與榮辱之所爲辨也臨江使人
言曰昔世守幼不能共大事致有闕典幸有以惠之
余嘗忿議論者之言不達於死者之心也因志墓備
書之於乎聞者其母以余言爲無益也乎 銘曰謂
死爲足重邪人之死未必如公謂死爲不足重邪非
公死不足以風有慕公者求其所以其榮與否在其
後世

承德郎工部都水主事少山戴公鰲墓志銘

張時徹

公諱鰲字時化別號少山奉直公季子也方孩孺時輒聰慧絕倫見簡冊輒把之伊吾不置易以他物則奮然呼號人皆異之時奉直公有五子伯仲皆業儒也乃屬公治賈事公入城匿僧舍中聚書而讀焉又恥事學究見輒棄去不受束約自爲得師書過目輒不怠日誦數千百言比伯仲相繼舉進士公益振厲憤發諸經史百家言蓋靡不研綜爲文下筆滾滾不竭不啻川注而雲翔也補郡弟子員輒籍籍有聲校

學者大器之郡侯楊公最謂人曰戴氏千里駒又若是矣嘉靖乙酉舉于鄉入南太學師事甬川張公涇野呂公東郭鄒公講求性命之學博取反觀省踐切實而標格嶄然蓋已迥出儕輩諸學士大夫翕翕遂譽以爲茂才異等也乙未舉進士丁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治徐州洪洪故有二道外洪大石獸踞小者戟列時時破舟殺人而內洪則紆迴滯澁沙石壅闕不可以舟又堤岸善崩齧而窪者大半公至則殫力經畫琢其巉巖碎其若磧直其掩曲扶其壅塞以隄以路延袤二里許舳舻上下如履平地而數十年之

害一旦夷之督漕大司農約庵周公稱之曰通商利漕錙銖不煩有司而刻日奏功卽肩巨任劇於戴子何有哉徐故有義倉業已圯毀公輒修建廨宇儲積粟麥以備艱凶適明年大侵發粟得二十餘萬隣洪數百家賴以全活無一人轉徙者餓莩盈野召洪夫與之粟而瘞之數日而盡逾月四方大疫而徐獨免蓋不獨枯骼之蒙澤也已而父降生之辰南向再拜跽而祝曰鰲不孝竊祿遠遊幸天不降罰錫親康寧鰲死不憾輒涕下如雨爲之不食遂請于約庵周公督河司空淺齋郭公求得謝事歸省不許遂鬱鬱不

解痰火上熾征忡疾作會竹墟屠公備兵於徐語之
曰殆矣以後事煩君謂內子曰數也弗憂第孝事二
親誨兒讀書力善死且不朽遂卒公仁孝天至率偵
伺幾微而左右之一日奉直公欲有所適期僮奴以
夜半戒弗聞於子婦夜則潛鑰公寢門公聽聲知之
乃擁衾以待聞奉直公起輒踰窻侍之奉直公驚曰
兒何由得至此與人無親疏輒惘惘見情素而恤災
救患尤所孜孜北上會試一同舟者得痢疾友各棄
去公獨周旋其間湯藥斂含靡不盡力南太僕思齋
陳公入覲與遊雲龍山而思齋暴殂公驚哭失聲出
已貲爲治斂事其應人緩急皆此類也平生好觀古
書墳典不去手詩希盛唐風格爲文雄俊警拔不吐
俗士語有少山集若干卷嘗取古人微言大旨治亂
興衰之故而自爲論說凡二十餘卷名曰經濟考略
又取經史訓典諸宏綱要旨類爲一集凡四十餘卷
名曰策學會元要皆公之緒餘未得竟究所長者也
家鄞之桃源曾祖鍾贈承德郎東昌府通判祖浩歷
任鞏昌府知府父檟連城縣學教諭封奉直大夫南
京刑部員外郎母杜氏封宜人長兄鰲尋甸知府次
鰲宣義郎次鯨福建左叅議次鰲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

皇甫水部君濂墓志銘

皇甫沔

皇甫水部君者名濂字子約中憲公第四子也母黃氏恭人方姪時夢老人授以玉戒指一枚上負以鼎翌日語於中憲公公曰鼎男象而玉至寶也指者止也汝殆產子必貴自此將不復舉矣後卒如驗云吾家裔出微仲至宋公子充石字王父始以字爲氏宋亡徙安定朝那漢唐而下最盛勲業若規嵩隱德若玄晏文藻若湜與冉曾詳載諸史宋室南遷扈從來蘇居長洲遂爲吳人大其族者一善公高王父也諱通生信贈禮部郎王大父也生錄卽中憲公云官儀

曹時子約生於宦邸沉穎莊恪不爲嬉戲玩弄異凡兒中憲公出守果州纔四齡鄉人有賈蜀者延余兄弟中憲公諾之其寓湫隘室中僅容三人子約置前席乃稱腹痛辭去歸愬於黃恭人曰兒雖幼獨非果州子耶何得慢我鄉人聞之匍匐請謝執不復見其毅如此若夫臨果不取俟其自得聞伎獨止習誦如初泰瞻幼操子約有焉公旣謝守歸課兒曹日嚴余兄弟互相摩砥子約外無華炫而中專精於學且有大志戊子試于邑郡院皆首選充郡學增廣生甲午舉于鄉時中憲公四子並起科第吳中以爲榮先聘廉憲公顧棠女而顧無子業許出贅子約往婚畢乃謝曰大丈夫豈賴婦翁產哉況二親在堂安可缺侍乎遂攜其妻歸後十餘年顧亦產子人多賢而躋之庚子承中憲公諱與伯氏冲仲氏淳暨余居帷中讀禮暇輒揚榘藝文譏評詩法子約業益進甲辰試南宮第二賜進士拜繕部主事非其好也越歲居黃恭人憂時仲氏卒於構讒爲御史所窘子約與伯氏急難之所爲賦三鳥也詩載集中戊申起家太宰聞公淵知其賢將授本曹同鄉忌之仍拜水部鞅鞅弗豫俾典薪厥賈人每僞增其數以罔國利子約杖而

按其罪不知其女司空文公明妾也令妾泣譖公所
翌日蒞部召子約切責之子約抗言曰公掌國政乃
嬖於寵而聽賈人冒侵國財不爲發姦摘伏顧欲奪
屬下守法吏乎卽無司空城旦書如君上何公斂
容以謝而心銜之子是有荊州之役矣至則算無羨
婚商人便之先視權者爲同鄉顧子聞喪不奔多收
賈人稅以充私橐子約發其賕以干計乃誣子約不
畏簡書眷戀桑梓愆彼瓜期歲當察吏考功郎又嘗
所忌者議欲黜之少宰建寧李公默譁於衆曰吾知
水部清介士也世擅才名安得枉措以壞銓體僅調

河南藩司理官子約聞之卽日就道遵故郢眺章
浮沅湘泛洞庭爲文以弔屈賈遡黃州登赤壁踰
賦詩興慨焉以余舊竄地也其蒞河南也諸司疑獄
賴以平反茲地也何李餘風在焉故多談藝之士樂
與之遊藩王好事擁轉置醴以招延之卽枚叟遊梁
陸生入洛聲籍甚焉居亡何稍遷興化倅監司交獎
賚以金幣並却不受緘投司中上官病其矯而性有
莫可奪者當是時施寇起於洛中倭夷熾於江左頗
懸故國之憂其蒞閩也攝郡篆嚴戢豪右謝絕請託
庭若無人同鄉劉君鳳以待御謫推又同年也日與

探歷山川寄情觴咏造仙遊以流連望武夷而寄歎
雖簿書填委特坐嘯可辦耳壬子乙卯兩典二省場
屋試文半出其手所拔皆才俊人服其藻鑒云丙辰
代守入覲歸卽投劾不赴郡監司督之堅辭以謝開
府胡公宗憲擬以治軍薦督醴鄠公懋卿擬以遺賢
舉皆移書謝之何異嵇康之絕山公耶越歲子乘卒
又二歲顧安人亦卒安人有令德乘幼最孝嘗割股
以療母疾者也並有別傳載夫以子安子約之文不
得爲第一父子並起上官兄弟皆承譴不顯豈文章
情達殆運命司之矣丁辰茶酷居嘗鞅鞅弗豫頗有

憂生之嗟素沉靜寡慾所至脫略勢利自稱方外物
色異人好覽鴻寶玉笈之書求圓金服食之法足
不入城府戒閹者勿妄通賓貴人亦罕至者署門掃
軌不以爲嫌曰昔人友麋鹿而侶魚鳥衲子羽流可
與晤言奚取斯輩汗我門逕哉臺司餽遺並却不受
持衛生之誠不欲勞心苦思遂少撰述惟詩篇每興
到占屬不爲應酬日臨晉人帖間圖花竹水石並臻
佳絕少學琴於雲間張氏盡得其法而晚更精悟追
契襄牙每鼓一二行蕭然自適曰此足玩世遺榮矣
辛酉子采生日弄以娛始得舒其首字耳嘉靖甲子

秋忽患痢不治而卒年五十有七悲哉工曹視權者
往往操贏致裕鮮一二清白者吳人以此疑子約不
知死之後殯殮暨喪葬之具贍自余也所著有道德
經解校輯玄晏高士傳中憲藩府政令以昭先業余
收其遺草選爲水部集二十卷行於世

焦太史編集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一終

